

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

第二屆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
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

第二屆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
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第二屆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
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者：國立中央大學共同學科編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四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547-789-8

第二屆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
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

延續研討會

開幕典禮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劉兆漢博士致開幕詞

各位貴賓、蔡院長、陳主任：

今天非常高興代表中央大學歡迎各位來到中大參加第二屆「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研討會。本校共同學科在民國七十九年創辦這個研討會，當時曾就明清之際「學術思想」、「社會經濟」、「宗教」、「藝術」等進行研討，成果豐碩。這次第二屆研討會，除上述的各項主題外，又增加了「西方文化衝擊」的題目，使國內外專家學者有機會就這些範疇繼續探討有關明清之際時代轉變之因素，以及相關的因應之道。

這次研討會日程為一天。與會的學者們將參與論文宣讀、講評、研討等活動。總共將有十九篇論文在會中發表，其中文學組十一篇，史學組八篇，大會也安排了充分的時間，讓學者們有交換意見及心得的機會。對大會的主題「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分別從中國文

化的內、外不同角度加以分析與探討，以期獲得更深入的瞭解，從而對一些文化轉型期間發生的現象研討合理的解釋，更進一步提供因應辦法作為今日國內轉型期間的借鑑。

今天有這麼多位有名的學者來到中央大學，真是我們的榮幸，我在此特別謝謝大家，並預祝大會順利成功，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

第二屆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 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目 次

開幕詞

劉兆漢

文學組

第一場研討會

王思任的「諧謔」文學探析

陳飛龍……………一

晚明學者論戰國策

蔣秋華……………四五

第二場研討會

赤子之心與神秀

黃志民……………七一

「妒婦」與明清小說——一場男人與女人的戰爭

林保淳……………八九

明末清初社會詩初探

黃桂蘭……………一一七

第三場研討會

江永聲韻學對陳澧切韻考內外篇的影響

董忠司……………一六九

文字學的世俗化——周亮工《字觸》述評

黃復山……………一八九

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對粵詩人之影響

李德超……………二二七

王夫之詩論體系試探……………張雙英……………二五五

第四場研討會

「正統論」的瓦解與重建——以王船山人性史哲學為核心的理解與詮釋……………林安梧……………二七九
論《新刻陳眉公考正國朝七子詩集註解》並述對東瀛詩學之影響……………阮廷瑜……………二九七

史學組

第一場研討會

殉義與變節間的餘地——論洪承疇的降清……………王成勉……………三一五

明清閩浙畬族的發展……………吳振漢……………三三九

第二場研討會

利瑪竇與北京耶穌會公墓……………查時傑……………三六三

清末北京人口死亡之研究……………康文林……………三九五

第三場研討會

明代制度文化對越南黎朝的影響……………呂士朋……………四一三

清代皇族的封爵與任官研究……………賴惠敏……………四二七

第四場研討會

清康熙時代台灣知縣制度之研究……………張勝彥……………四六一

清代州縣衙役制度初探……………古鴻廷……………四九九

王思任的「諧謔」文學探析

陳飛龍

我在民國七十九年撰寫〈王思任文論〉時（註一），曾經以為王思任自少至老，所作百餘篇文章中，幾乎罕見諧謔狂浪的字句或主張；又根據他中年所寫的〈悔謔〉四十餘則，談到他因自己詼諧謔浪而傷人害己的事，認為他自稱「謔菴」，其實是想藉此自我警惕，勿再重蹈覆轍。所以認為他其實並無真正的「諧謔」文學存在。

最近再一次的仔細閱讀他的多種著作，如：《王季重雜著》、《游喚》、《歷游記》、《清暉閣讀書佳山水樓集》、《奕律》、《律陶》、《避園擬存》、《文飯小品》……等，並且深入品味他的〈悔謔〉四十四則後，終於確認了他在正統文學理論之外，還是有著許多詼諧有趣，以及苛謔諷刺的不同文風，這也就是別人將他的作品歸之於「諧謔」文學的緣故。現在利用這次研討會的良機，試著以思任文集中的資料，將他的「諧謔」文學具體的呈現出來。

由於「諧謔」一詞在中國的文學理論上並非重點，歷代有關的討論也較少見，所以本文的論述必有許多不夠週全的地方，尚祈先進賢達能不吝賜正。

一、歷代對其諧謔的評論

思任個性曠達爽雋，不羈小節，言行也常有出人意表的諧趣諠浪之處，他的朋友、晚輩以及後世學者談論這些話題的也不在少數，以下姑取八家所言，以為代表，以見時賢與後人對他「諧謔」的評價。

(一)陳繼儒〈王季重擬存叙〉：

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蹟，乍沈乍浮，凡平生怪怪奇奇、磊磊落落之精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強半出於詩矣。凡舞劍、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卻噬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銜跡者？彼捆束聲調如牆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藝林之雄已。(註二)

陳繼儒認為思任雖然早年即得科舉，但是「數起數蹟，乍沈乍浮，凡平生怪怪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所以轉而發揮「堅白、譚天」的嘲謔工夫，以「去陳言」、「反惡聲」，對於那些「捆束聲調如牆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的人，他是「直醜而唾之」於不顧的。他也由此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的嘲謔風格。

(二)倪元璐〈王謔菴悔謔鈔序〉：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醜忽醜，醉其諧而飲其毒，嶽嶽者折角氣墮，期期者彎弓計窮，於是笑撤為嘔，嘔積為釁，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爾。雖然，謔菴既悔謔

禍，將定須莊語乞福。……而其中於人，不變其顏則透其汗，……亦謔菴之禍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則何也？且夫致有諉而非諉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詭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史遷序贊《滑稽》，稽其發言乃曰：『《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是其意欲使滑稽諸人宗祀孔子耳。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謔菴之謔皆有之。謔菴史才，其心豈不曰：『世多錯事，《春秋》亡而《史記》作，吾謔也乎哉？』如此即宜公稱竊取，正告吾徒，而書既國門，逢人道悔，是則謔菴謔矣。（註三）

倪元璐認為思任的「謔」，「似俳似史」，而「中於人忽體忽醜」，正與陳繼儒說的同樣意思。至於謔語傷人之餘，使受者「笑撤爲嘖，嘖積爲霧」，則是思任自己也深深體會到的惡果，所以倪氏認為這是「所謂禍之胎而悔爾」。倪氏又稱思任「滑稽之道，無端似神化，有激似義，神化與義，惟謔菴之謔皆有之」，可說是相知之言。因爲思任常將正義凜然的氣魄，發爲諧謔的態度以處理公事，這也正是他獨特的一種風格。

（三）張岱〈王謔菴先生傳〉：

先生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謔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爲年兄道也。』

公面頰及頸。先生知其意，襖被即行。人有咎先生謔者，其客陸德先嘆曰：「公毋咎先生謔。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當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先生於癸丑、己未，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瑞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謔菴」，刻《悔謔》以誌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談諧，虐毒益甚。……」論曰：謔菴先生既貴，其弟兄子姪、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費供億，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好，而其所用錢極好。故世之月旦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友文章。（註四）

思任於三十八歲去官，閒居故里十餘載，飲食日黠，至五十而不得已受人之聘為幕僚，卻不知自制，而於宴中衆賓客之面，以「孤鷺落霞」謔其貴人之目眇，雖則情境可謂巧奪天工，惟當事人實無法受其侮謔也。此與杜甫受世姪晚輩嚴武的資助，卻以長者自居每每侮易嚴武一事，近似又不盡同，當然無法得到對方的諒解，無怪思任須撰《悔謔》以自惕也。

張岱又說思任「蒞官行政，摘伏發奸……，無不以謔用事」，而當宦途屢躓，「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之際，他還是對那些欲加害他的人「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可見他諧謔調笑的本性是難以改變的。也因這樣，即連他在四十五歲時，「改號『謔菴』，刻《悔謔》以誌己過」，可是仍然不變本性的「逢人肆口談諧，虐毒益甚」。所以張岱在編明代《越人三不朽圖贊》時，對於思任就有「謔不避虐」的贊詞，周作人也認為張岱「特別提出謔來，與

(王思任)傳中多叙謔事，都有獨到之見」(註五)，可見張岱的說法是中肯且實在的。

(四)徐沁〈贊採薇子像〉：

公以談諧放達，而自稱爲謔，又慮憤世嫉邪，而尋悔其虐。孰知嬉笑怒罵，聊寄託于文章；慷慨從容，終根柢于正學。(註六)

所言與陳繼儒說法相似，認爲思任的「憤世嫉邪」，是由「正學」發出，而賦以「慷慨從容」的氣魄，由此說來，思任的「談諧放達」、「嬉笑怒罵」，並非無端而生也。

(五)錢謙益〈王僉事思任〉：

季重有雋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謔浪，居恆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遇達官大吏，踈放絕倒，不能自禁。好以談諧爲文，倣《大明律》製《英律》，吾以爲必傳。枚臯、郭舍人之流也。……季重爲詩，才情爛熳，無復持擇，入鬼入魔，惡道岔出，如

……「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此皆胡鉸釘、張打油之所不爲也。(註七)

錢氏認爲思任「好以談諧爲文」，而他的詩句，如「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之類，則是「入鬼入魔，惡道岔出」，而他「性好謔浪」，「遇達官大吏，踈放絕倒，不能自禁」，則無可否認的，正是他宦途不順的主因。

(六)周作人〈關於謔菴悔謔〉：

(1)謔菴的作風，其好處在於表現之鮮新，與設想之奇闢，但有時亦有古怪難解之弊。……他所獨有的特點大約可以說是謔罷。以談諧手法寫文章，到謔菴的境界，的確是

大成就。(註八)

(2)這裏開玩笑在我的趣味上說來是不贊成的，因為我有『兩個鬼』，在撒野時我猶未免有紳士氣也，雖然在講道學時就很有些流氓氣出來。但是謔菴的謔總夠得上算是徹底了，在這一點上是值得佩服的。他生在明季，那麼胡鬧，卻沒給奄黨所打死，也未被東林所罵死，真是徼天之倖。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謔爲業。

(3)所以有些他的戲謔乃是怒罵的變相，即所謂我欲怒之而笑啞也。但有時候也不能再笑啞了，乃轉爲齒齧，而謔也簡直是罵了。……至此謔雖虛亦已無用，只能破口大罵，惟此輩即力批其頰亦不覺痛，則罵又豈有用哉？由此觀之，大家可以戲謔時還是天下太平，很值得慶賀也。……此時雖謔菴亦不謔矣，……此時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謔菴的末日近來了。(註九)

周作人是近代學者中，最欣賞思任諧謔的第一人，對思任此類文風的評價，也可用「知音」來稱。一方面是周氏文筆本身即是潑辣中充溢著諧謔的味道，與思任極爲相似；一方面則是思任的諧謔，並非小丑作態，而是有所謂而爲的，如處理公事時正義凜然卻不失幽默的方法，深得周氏戚戚之心。所以周氏說：思任「所獨有的特點大約可以說是謔罷」，而其「表現之鮮新與設想之奇闢」可說是思任的獨有風格，並且稱讚道：「以詼諧手法寫文章，到謔菴的境界，的確是大成就。」又說思任的「一生好像是以謔爲業」，並且替他慶幸：「生在明季，那麼胡鬧，卻沒給奄黨所打死，也未被東林所罵死，真是徼天之倖。」

至於周氏分析思任之謔，也是極為深入的，以為思任是由「笑啞」而「齒齧」而「大罵」，並且認為能罵的時候，還算是「天下太平」，如果真到了不能罵時，「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謔菴的末日近來了」。能有這樣符合思任行事的評論，真可說是思任的知音呀！

(七)任遠《王季重十種·前言》：

他的詩文，瀟灑塵秕，務臻險秀，嬉笑怒罵，略無顧忌。薄之者或斥其「詭變」、「入鬼入魔」，『滑稽太甚有傷大雅』，其實這是他的境遇造成的。作者正是通過這種手法來發洩他對現實的憤懣不平。他在〈李賀詩解序〉中說：『故以其哀激之思，必作澀晦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又在〈太虛大椿集序〉中說：『偶一解頤語，雖謔而莊，雖迂而急。』這些話雖是對他人詩文的評論，卻也是對自己風格的注腳。『詭變』、『滑稽』只是他詩文風格特點的一個方面。（註一〇）

(八)蔣金德《文飯小品·前言》：

諧謔縱恣是季重為人為詩文的一大特色。『舌如風，笑一肚』，是他的自畫像。他錦心繡口，妙語連珠，與人諧謔，毫無顧忌，雖遇達官貴人，亦不能禁。陳繼儒說他：『琉璃四照，鋒鐸萬旋，口則滑稽，膽如瓠斗，吾驟交之，即甘北面。』使我們可以想見他當年的風采。他無論處官為政、摘伏發奸、論文賦詩，皆以諧謔為之，這在《文飯小品》中是時有所見的。這使他的詩文出現一種談諧、幽默、風趣、活潑的風格。（註一一）

任序作於一九八五年，蔣序作於一九八九年，都是離周作人半世紀以後的事了，但是他們對思

任有關諧謔的看法，其實不比周作人具體明確。不過再推究上去，即使連張岱所寫的傳記，也未引用思任自己的文字，讀來未免有隔靴搔癢的缺點，這也使得今日有必要在思任的文集中，蒐檢相關的資料，作一個具體的分析才是。下一節即依據思任文集，探討他「諧謔」文風的問題。

二、王思任諧謔文學的產生背景

說完歷來學者對思任「諧謔」的看法後，我們再依據思任自己的文章和言行，來呈顯他對「諧謔」所下的定義以及他的諧謔心路，就能更清楚的了解他的「諧謔」的真正意義。

(一)自幼已頗獷點

思任可以說是從小就懂得「幽默」的，在他「兩髻覆額」的童年時，他就已經非常「獷點」了，他自述道：

予與履素同函席，兩髻覆額也。予獷點，履素雅弱。……是時履素喜讀《史》《漢》，方駕手右丞、工部詩，唔唔嚶嚶，予笑之曰：『家雞不養打野鴨。』履素還酬之曰：『鐵牛背上著蚊蟲。』言無庸爾著喙也。（註一二）

弱冠舉進士後，為槐里縣令，即展現了他諧謔放浪的個性，甚至讓受者怫然無法忍受，所以稱之為「謔」，他說：

謔庵弱冠筮令得槐里，同年郭象蒙以治民相戲，曰：『關中借重，不勝光寵。第政成之

日，百姓何以爲情？他人留靴，老父母必留禪也。」謔庵曰：「多感雅情，父老脫靴，行時或不敢望，一入貴鄉，部民子女必先脫禪矣。」象蒙趣馬馳去。（註一三）

到了二十四歲，任太平州當塗縣令時，又有談諧的對話，足以顯現他的反應機敏：

錢仲美每與謔庵戲敵。仲美謁補時，倭警正急，仲美曰：「太平守不得口命，而亂將至，奈何？」謔庵曰：「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也。」仲美拍掌。既而改補池陽，謔庵補令得太平當塗，例當持手板仰謁，一見即云：「誰作太平之犬？吾今池中之物也。」謔庵曰：「無可奈何，遇諸塗矣。」（註一四）

「太平守」、「太平犬」、「遇諸塗」，巧對「太平當塗」，改令池陽，巧對「池中物」，地名拈對之巧，益見二人談諧之性也。如果他的談諧，用在接受長官的責難上時，倒也是一樣的以笑處之，當人問道他是否被愛罵人的長官教訓過時，他欣然地說「蒙怪訖」，好像視爲必須做的日常行事，並不以爲意：

安慶司理於蔡作威福，怒人取賄。謔庵令姑執，徐玄仗向謔庵曰：「曾被於四尊怪否？」謔庵曰：「蒙怪訖。」（註一五）

也是在當塗任內，思任由於言詞的諧謔，傷及同僚的自尊心，因而結下了終生不解之仇。事情是這樣的：

一小人同官姑執，初至，三易其裳，慘態錯出。一應隨役俱於衣背置一白圈，書「正身」也。謔庵不能忍之，酒間取筆戲題曰：「選鋒膏藥」。小人不解，謔庵曰：「可使